

★ 家事

板栗树与“隆冬”

■何波华山

★ 那年那时

“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一定让父亲的英雄得到安息。”退休后，朱隆冬加快寻亲步伐，数次北上南下寻访父亲朱德佑生前的老部队、老战友及相关烈士后代。

今年年初，在株洲军分区、株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当地志愿者等帮助下，朱隆冬查询到父亲可能迁葬到朝鲜鱼隐山附近的金华那九峰里志愿军烈士陵园。朱隆冬一度赶到丹东鸭绿江大桥，想去朝鲜祭奠父亲。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行程暂停，朱隆冬只能默默地从鸭绿江里灌了一瓶水带回老家。

从丹东返回时，朱隆冬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面刻有19万多名烈士的英名墙上，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他抚摸着父亲的名字，嚎啕大哭。那是朱隆冬第一次找到能够祭拜父亲的地方。

1969年朱隆冬从军校毕业后，参军去了辽宁。随接兵干部开往东北的路上，朱隆冬想起了父亲。“父亲当年走的也是这条路吗？”在部队，朱隆冬积极上进，勤学苦练，多次被记功授奖。1973年，朱隆冬退伍后，到株洲机务段工作。儿子18岁时那年，朱隆冬又把儿子也送进了部队。

朱隆冬用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触碰那个叫“父亲”的生命痕迹。如今将近70岁的他，从未见过父亲，唯一与父亲的联系是父亲走前种下的那棵板栗树以及父亲为他起的“朱隆冬”这个名字。

1951年，父亲朱德佑与同村的朱德武、朱德旺等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开赴东北边境前，父亲和母亲何春娇



徐金鑫绘

在院里种了一棵板栗树。

当时，母亲已经怀孕，她日夜盼望父亲回来，一家三口能够团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朱隆冬出生了。听说祖国慰问团将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母亲托人给父亲捎去口信，请父亲为儿子取个名字。

1953年5月，为了尽快促成停战谈判，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父亲所在的部队负责攻下鱼隐山。当时，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岩石被炸成黑粉，山头几乎被削平，阵地上到处是浓烟、焦土，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最终，鱼隐山阵地被胜利攻下，而父亲和朱德武等志愿军战士献出了生命。当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一开始，部队的指导员以父亲的名义寄来书信，随信寄来的还有20元钱。母亲觉察到不对劲，开始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后来，有关部门上门告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并送来父亲的遗物：一本沾血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封信。其实，那不能算作信，只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条，上面写着：“春娇，我们要出发了，去哪里还不知道，甭担心我。对了，我给儿子取名叫‘隆冬’……要是我回不来，让他长大后当兵……”

看完信后，母亲口吐鲜血，一头倒在炕上起不来了。战后，与父亲同在一个连队的战友朱德旺退伍返乡。听他说，父亲重伤倒地后，面对蜂拥而上的敌军，毫不犹豫地再次冲向敌人……朱德旺说，

他至死都无法忘记朱德佑扑向敌人的那一瞬间。

父亲走后，母亲总呆呆地一个人对着板栗树说话。

院里的板栗树渐渐长大，朱隆冬以前常躲在树的后面玩耍。再后来，板栗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年少的朱隆冬心里明白，这棵板栗树是父母合栽的，看着它，就像看到了父亲和母亲。

从丹东回来后，朱隆冬将鸭绿江水洒到母亲坟上。后来，他在板栗树下坐了很久，也像母亲当年一样，对着板栗树说了很久的话。

朱隆冬知道，60多年前长眠异国的父亲，一定也在远方看着他。等合适时候，朱隆冬想赶去鱼隐山下父亲的安息地……

1989年春天，我应征入伍。送兵的那天早上，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了公社。父亲走在我身后，他的后边是锣鼓队。父亲的步伐比我走得还正规，双手前后摆动像个战士，仿佛那天是他入伍了。

当兵第一年，我的月薪是22元，第一次这么“有钱”，晚上睡觉都很不得握在手心里。当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我向首长请假外出。攒了几个月的钱，我想给父亲买个礼物。听说大石桥北山农贸市场的东西很便宜，我跟战友去那里转了几大圈，也不知道买啥送给父亲。突然想起城里姑父睡觉时穿的棉睡衣，我想给父亲也买一件，让父亲也像城里人一样，睡觉时有棉睡衣穿。

那天，我小心地和售货员讲着价。我态度诚恳，嘴巴也甜，表达了对父亲的孝心。售货员很感动，最终以17元的价钱卖给了我，比正常价足足少了5元。

我开心极了，等到年关将近，特意托一个回老家探亲的战友把棉睡衣捎给父亲。

听战友说，父亲收到后非常高兴，穿着棉睡衣在村里转了一上午。

渐渐地，父亲把那件棉睡衣当成了外衣，特别是赶场，那是他必穿的衣服。那时，我荣幸地被选到团政治处当通讯员。父亲得知后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我儿子在部队是通讯员，衣服是他从部队买回来的，纯棉的哟，穿起来热乎得很。”就这样，有了父亲时时处处的“广播”，家乡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我在部队当通讯员。

我后来考上军校，当了干部，春节回家探亲已经是6年后的事了。我到家看到父亲时，发现他穿的衣服竟然还是我买的那件棉睡衣。衣服的颜色由深蓝色变成灰白色，两个肘腕处和肩膀上打了几个补丁，衣摆还有部分棉花露出来，两个膝盖也用蓝布补了个大疤。那次，我拉着父亲到街上，重新买了一套棉睡衣，让他把旧睡衣换下来。

一晃21年过去了。其间，我几次回家都在夏天或者秋天。2010年的春节，我回重庆老家探亲。父亲那年已经82岁了。我到家时，父亲正在烤火，看到我到家时满眼都是惊喜。

那天，我才发现父亲还穿着我1989年给他买的棉睡衣。不同的是，衣服已经完全褪去了当年的颜色，补

老棉睡衣

■李华铁

丁挨补丁，密密麻麻的，有的补丁上还摆着补丁。我仔细数了一下，里里外外一共48个补丁，各种颜色的布都有，衣服比刚买来时重了不少。

我埋怨父亲，“明明有好几件新买的棉睡衣，为啥不穿呢？”

父亲嘿嘿一笑，说：“你常年在部队，我看不到你，想你了，穿着这件老棉睡衣，感觉就看到你了。”

我一听，眼泪“唰”地一下子涌出眼眶，转过身去任由泪水流淌。

这么多年，我常年驻守在祖国的边疆。父亲想念我，才不愿意脱下老棉睡衣。穿着老棉睡衣，他感觉我就在他身边一样。

那一次，我给父亲换了新棉睡衣，父亲依然抱着那套老棉睡衣不放手，说“丢了舍不得”。

2014年6月，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我将父亲的老棉睡衣带回了家。

父亲的老棉睡衣我一直珍藏着。苦了累了的时候，我都要打开老棉睡衣看一看。只要看到父亲的老棉睡衣，我就来了精神，就有了力量……



家庭秀

时间流过
思念变成了训练时的呐喊
与滚动的汗珠
心里早已深深地
把你拥抱了一次又一次

这个明媚的日子
你的模样在我眼中
闪闪发光

滕 健配文

定格

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十一中队战士余杰两年没回家了。在余杰生日这天，家人来部队探望他。当余杰见到家人时，他激动地上前紧紧抱住奶奶，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朱晨耕摄

秋来柿子红

■杨 力

★ 家人

像送儿子参军那天一样泪水涟涟。信里，儿子诉了很多苦，新兵生活让他很难适应。他的身体太瘦弱，经不起艰苦的训练，单是一项引体向上就让他想打退堂鼓。母亲读完信吃不下饭，她的车窗窗外摘完果实的柿子树一样空落落的。

第二年夏天，离家30公里远的县城发生洪灾，部队抢险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年轻的战士们在数十小时连续抢险后疲惫地靠在一起小憩，这张照片让他们成了“网红”。母亲也看到了。她在左右看，其中一个军人很像她的儿子。母亲立马决定去邻县。

母亲在邻县看到了很多抢险的军人。她挨个儿问，还真找到了儿子。母子相见时，儿子正准备去下一个地方抢险。母亲看着变得黝黑结实的儿子，心疼得泪水涟涟，问儿子为什么离家这么近都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游不来泳还敢跳进洪水抢险？儿子却笑得灿烂，挽起衣袖露出鼓凸的肱二头肌，又用手做了几个划水的姿势，大声地说，他现在是游泳健将，引体向上做得倍儿棒。

那天，与儿子分别后，母亲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一直怕儿子在部队受苦，现在才明白很多“苦”恰恰是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儿子最缺失的东西。部队的洗礼，让儿子变得灿烂又阳刚。

一晃到了今年的秋天，树上的柿子又从青绿变成了大红。母亲把柿子轻轻捧在手心，不用说，她又在想儿子了。

母亲第一次没有拗过儿子的选择。儿子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能不能适应部队的训练生活？母亲日日担心，瘦了不少。两个月后，母亲收到了儿子的来信。母亲看完信后，就

一次小别离

■申 煊

★ 两情相悦

10月8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比假期余额已清零更让我难过的是，丹哥下午要回京。

吃完早饭，我拉着丹哥一起去市场买菜。美食是我家迎来送往的传统：每次丹哥回家时，必有一顿“家宴”为他接风，走的时候也必是好饭好菜为他饯行。按着“上车饺子下车面”的老规矩，一顿饺子是少不了的。我们先去买韭菜、鲜虾，韭菜馅饺子不仅口味鲜美，也寓意“长长久久”。对我们这样长期两地分居的人来说，更享受的是两个人一起和面、擀皮、包饺子的过程。

接下来，买螃蟹。“秋风起，蟹脚肥”，秋天正是一年吃螃蟹的最佳季节。丹哥嘴刁，就喜欢吃飞蟹。飞蟹虽美味，但价格也贵。中秋节那天，市场最便宜的飞蟹也得150元一斤，我俩都嫌贵，在海鲜市场走一圈硬是没舍得

买。这次不一样，丹哥要走了，在吃螃蟹的问题上我态度无比坚决：无论多贵也要买，一定要让他美美地吃一顿大螃蟹。可能是错开了中秋节，飞蟹降到90元一斤。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四只大飞蟹，算下来比中秋节便宜了不少，心中不禁窃喜，忍这几天，太值了！

除了飞蟹，我们还提前一天订了一份鲜奶水果蛋糕。订蛋糕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要写什么字。写什么呢？我的生日在8月份已经过去了，丹哥的生日在11月份还没到，距离最近的结婚领证纪念日还差着4天呢。丹哥灵机一动，说：“就写2020吧，谐音寓意‘爱你爱你’，借着这个蛋糕，综合庆祝我们2020年来错过的所有重要节日。”就这样，一个六英寸的鲜奶水果蛋糕，被我们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它集我俩生日、情人节等各类节日和纪念日的祝福于一身，承载着这一年来的牵挂与思念，最后被我和丹哥分而食之。

吃饱喝足，已经是下午2点。丹哥是下午5点的火车，我催丹哥收拾好行

李早点出发，怕路上堵车，怕节假日人多拥挤，又怕他落下东西。丹哥磨磨蹭蹭，一点都不着急。像每次离家之前一样，他细细检查家里的米面油，确保这些需要用到力气的“大件”全部到位，把厨房的净水机滤芯全都换好，新洗的窗帘、被套也都重新装好，才放心往外走。

在小区门口送丹哥上出租车，预演了大半天的离别仪式终于正式开演。因为不想把离别的场面搞得太伤感，所以丹哥每次离家时我都会警告他：不要拥抱，要保持微笑，千万别泪眼蒙眬地一步三回头。这次也不例外。丹哥上了出租车后，笑着挥挥手说了声“你快回家吧”，我回应着“路上慢点儿”，话还没说完，出租车已经远去。

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回了家。推开门，看着一下子安静下来的房间，心里空荡荡的无处安放。经历过离别的人都知道，相比于挥一挥衣袖离开的那个人，留在原地的人更“惨”：不仅要忍着眼泪目送渐行渐远的背影，还要承受人

去屋空的失落和孤独。假期这些天刚熟悉的生活模式要全部清零重启，重新回到一个人生活的状态。

处理离别后的心乱如麻最好的方式是做家务，这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听着单田芳老师的评书《龙虎风云会》，我把家里的地板、家具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干着干着，我还是哭了。也许是好久没哭的缘故，再加上前段时间连续去医院做了两次小手术，整个人都变得脆弱“矫情”了。我心里暗暗骂自己没出息。对于一个久经离别考验的“老军嫂”来说，这样的分别早该习惯了，哭哭唧唧实在有损自己多年来“完美”的军嫂形象。不过，庆幸的是家里就我一个人，没有人看见。

一阵密集的忙碌之后，望着收拾得洁净有序的小家在温柔的灯光里格外温暖，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打开电视看搞笑的综艺，读昨天没读完的书，熬一锅热乎乎的粥，不过小半天，我又重新找回一个人生活的状态，竟然比丹哥在家时心里还多了几分轻松自在。为此我略感歉疚，丹哥要知道得有多伤心！

“我顺利到单位了”，丹哥的电话如约而至，电话那头的他还安慰我，“你一个人在家不要太难过”。我说我过得挺好的，丹哥竟然还不信。

挂了丹哥报平安的电话已是夜深，洗漱收拾完早早睡下。翻过这一页离别的日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距离丹哥下次回家又近了一天。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